

中國歷史研究
資料叢書

烈皇小識

神州國光社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烈皇小識

明文秉

研堂見聞雜錄

明佚名

神州國光社

印數 6001—7000 ¥ 220,000,—

四版序言

一、本書原名「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」，今改爲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」，以符合實際內容。

一、本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，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，異族入侵，以及邊將作亂，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；輯錄被歷代「官書」所摒棄的史料，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；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僞，審定其史料價值，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，再分段標點，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。

一、所輯史料，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，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。他們的立場觀點，站在統治階級一面，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，懷着最大的敵意，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，恣情誣蔑，極盡詆毀。高明的讀者，只能披沙淘金，汲取有用部份，作爲參考。

一、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，中間雖再版二次，未作修訂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，改正現有訛漏，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；但因能力所限，訛誤之處仍恐不免，還請讀者不吝指

正。

- 一、本叢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，爲便利讀者另冊採用，每冊標一書名。
- 一、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，對序言的刪改，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；如有「以正改誤」或「刪改不妥」的地方，當由我社負其全責。

一九五一、八、十一。

序 言

烈皇小識這一部書，正是以聖君賢相的觀點來寫成的。作者是文秉，文徵明的玄孫，文震孟的兒子，因為他雖然承父之蔭，沒有在明朝做過官。所以明史沒有替他立傳；只有曝書亭集文點傳裏略略說起他，但也只有『經亂不仕，隱居竺陽（屬長洲）這幾句話而已，所以他生平的事實，不能詳知。但單從烈皇小識一書看起來，他是自詡為『忠良之後』的。這一部書，是從懷宗卽位起，直至李自成陷京師，懷忠自經于萬壽山為止，統前後凡十七年。他認定懷宗是一位英明有爲之主，故于磔魏忠賢屍，斬崔呈秀等事，嘖嘖稱道。其後羣臣奏疏中，如果有劾大臣貪賄的話，懷宗照例要他們舉出事實來，有時甚至于兩人在御前對質，如法官之斷獄，在這部書裏也記述得纖悉無遺，正見得懷宗之英察。然而後來如監軍等重要職務，都寄在太監身上，太監的權限，又慢慢地大了起來，如周延儒那些人，不惜以閣臣之尊，侍內監爲護符，這似乎與初年之力求整頓，有些矛盾了。在文秉又以爲這是懷宗不得已的苦衷，因為那文武官吏，沒有一個靠得住，沒法兒，只好任用太監；所以在召見大臣時，有『朕非

亡國之君，而諸臣皆亡國之臣』等語，又偷偷在御案上寫『文臣都可殺』五個字，歸結到『明之亡，是亡於君明而相不賢』，所以全書中對於烏程宜興兩派之暗鬥，紀述獨詳。

在這裏我們最應該認清楚的，文秉不但是一個聖君賢相主義者，而且他是完全站在統治階級一面的，在明季顯然有兩個極尖銳的對立的階級，那便是地主與農民，政府是代表地主的，所以統治階級是地主。烈皇小識裏所表現出來的，既是歎息痛恨于大臣之不好內監之用事，自然只不過是替朱氏一姓訴冤罷了。至于『流寇』，他是不會看做農民一種爲生活苦痛而起來的反抗行爲，他只是看做『土匪』，是亂民，所以對於各地如蜂一般起來的農民起義，敘述雖詳，而照例加以一个『賊』字，賊也者，是統治階級敵對者之稱呼。

目次

序言……………編者一

列皇小識……………文乗三

研堂見聞雜錄……………佚名二五

烈皇小識・專載

序

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，毒霧迷空，荊棘滿地，以子身出入于刀鋒劍鋸之中，不動聲色，巨奸立掃，真所謂聰明睿智，神武不殺者耶！儀監于殷，盡徹諸內奄，政事俱歸于外庭，誠千載一時也。然而逆璫遺孽，但知力護殘局，不復顧國家大計，卽廢籍諸公，亦閱歷久而情面深，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。且也長山以改敕獲戾，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，未幾，烏程以枚卜告訐，而上疑羣臣不足信矣，次年，罪督以私款債事，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——舉外廷皆不可恃，勢不得不仍歸于內，適又有借不測之恩威，伸具瞻之喜怒者，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收。嗟乎！赫赫師尹，顛倒豪傑者乃爾，卽後先臣以講筵荷蒙聖鑒，超拔政府，真有虛己以聽之意，而兩月揆地，一語招尤，致負聖明特達，無以報稱，天乎人乎，豈氣運使然乎？先臣罷而韓城武陵輩進，雖聖主日見其憂勤，而羣上日流于黨比，痼疾已成，不復可藥矣。不肖于十七年中，備集烈皇行事，以志堯舜吾君之恩，又以志有君無臣之嘆，集成巨帙數十冊，可備一朝史料。因遭家難，同世藏書翰墨等項，誤行寄託，遂不可問，致烈皇遺跡嬾行，湮沒不彰，當亦有志所共

痛心疾首者也。年來屏跡深山，間有客相過從，詢及舊事，尙有一二仿佛胸臆間，竊恐失此不傳，後悔無及。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，因纂抄成冊，名曰烈皇小識，共八卷，意四方君子，當有識其大者。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，然以備修史者之采擇，亦未必無小助。迨至大不祚明，帝星告殞，守正不屈，寧以身殉，輒悲憤填膺，扼吭欲絕，涕泗滂沱，幾執筆而不能下矣。竹塢遺民文秉，書于考槃之煮石亭。

卷一

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，孝純劉太后所出，而撫育于李莊妃。天啓二年九月，冊封信王。七年二月，出就外邸成婚，冊妃周氏。熹廟病危，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。上時自危甚，袖食物以入，不敢食宮中物。是夜，秉燭獨坐，見一奄攜劍過，取之，留置几上，許給以賞。憫選者欲以酒食，問左右何從取給，左右對：「宜取之光祿。」因傳令旨遍犒之，歡聲如雷。周后在外邸，禱卜無虛晷，亦虞入朝有他變也。

上既卽位，廷議改元，禮部擬進者四：『永昌』『紹慶』『咸寧』『崇貞。』御筆改『貞』爲『禎』，點用之。

上卽位後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，遷祔慶陵，加李莊妃諡號，立周后爲皇后，尊張后爲懿安皇后，孝純母年七十五，封瀛國太夫人。姪劉文炳，封新樂侯，周后父周奎，授左都督。次年，冊立太子，封奎嘉定伯，懿安父張國紀，封太康伯。凡四大朝廷臣，俱用朝冠朝服，內奄則否。惟除歲祭中霤之神，司禮監掌印太監，代行祭禮，奏請祭服服之，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。逆賢擅

政，凡遇大朝，自王體乾至牌子等，俱僱用朝冠朝服，于乾清宮大殿朝內，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，贊禮內奄，一如鴻臚班首，亦致辭焉。後魏良卿晉封，逆賢改戴貂蟬冠，班列王體乾上。及上登極，逆賢仍照熹廟行禮，繼憚上英明，止用本等服色，回衆叩頭呼萬歲。

逆賢用事，動以立枷示威，前後斃者以千計。上一日問及逆賢，時與王體乾侍側，體乾對曰：『大奸大惡，法所不能治者用之。』上蹙然曰：『雖如此說，殊覺太慘，非國家盛事也。』逆賢默然，衆共叩頭呼萬歲而退。

上既登極，所以優容客魏者，一如熹廟，而信邸承奉，盡易以新銜，入內供事。後將李朝欽，裴有聲，王秉恭，吳光成，譚敬裴，芳等，次第准其乞休，逆賢翼羽，剪除一空。復散遣內丁，方始謫逐逆賢肘掖巨奸，不動聲色，潛移默奪，非天縱英武，何以有此。時閣臣四員，黃立極，施鳳來，張瑞圖，李國樞，皆逆賢爰立也，上首放立極，而亟允枚卜之請，特點華亭錢龍錫，吳江周道登，蕭山朱宗道，高邑李標，長山劉鴻訓，晉江楊景辰六員。後宗道以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，有『在天之靈』等語，景辰以掌院率諸翰林公疏頌美逆賢，俱爲科道劾奏。次年，與三舊輔俱次第斥放回籍。

上諭：『兵部各處鎮守內官，一概撤回。凡相機度宜，約束吏士，無事修備，有事却敵，俱聽

督撫便宜調度，無復委任不專，體統相軋以藉其口。各鎮督撫諸臣，及大小將領，務提起精神，殫靖忠畫，以副朕懷！』

上諭戶部：『封疆多事，徵輸甚煩，朕殊憫焉。蘇松等處織造，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，重用此一方民，其俟東南底定之日，方行開造，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！』

上諭吏部：『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，臣民之憤稍紓；而詔獄遊魂，猶然鬱錮，含冤未伸，着該部院九卿科道，將已前斥害諸臣，從公酌議，採擇官評，有非法禁斃，情最可憫者，應褒贈卹與褒贈，應卹蔭卹與卹蔭，其削奪牽連者，應復官卹與復官，應起用卹與起用，有身故捏賊難結，家屬波累羈囚者，應開釋卹與開釋，勿致人淹，傷朕好生之心！』

上諭禮部：『朕覽會典，自宮禁例一款：「民間有四五子以上，許以一子報官奄割，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。敢有私自淨身者，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，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，兩鄰歇家不舉者治罪。」我祖宗好生德意，真至周密，故立法嚴明。近來無知小民，希圖財利，私行奄割，童稚不堪，多至殞命，違禁戕生，深可痛恨！自今以往，且不收選，爾部可宣布朕命，多列榜文，諭到之日爲始，敢有犯者，按法正罪，仍許諸色人等，當時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，隣右歇家不舉，從重治罪，有司知而不禁，併行究處。倘有強奄他人，希圖誣賴的，訊明反坐，決不徇縱，

布告中外，恪行遵守！

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，力持殘局，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題請留佐大計，削籍諸臣，雖屢奉起用之旨，維垣一手握定，百方阻遏，新參蕭山晉江，係彼同志，協力護持。監生胡煥猷疏論：『黃立極等四人，謂當逆賢擅權，揣摩意旨，專事逢迎，浙直建碑立祠，各撰文稱頌，宜亟行罷斥，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。』又言：起廢不公不廣，維垣特出疏參駁，且請下法司究問，指使蕭山已票嚴旨，御筆批：『胡煥猷雖必有賄使之者，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，』璫黨咸俯首喪氣，中外頌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。

時言路皆逆賢餘孽，上特下考選之令，先後授曹師稗顏繼祖宋鳴梧瞿式耜鍾燊等爲給事中，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爲御史，咸以糾彈璫黨爲事，而朝端漸見清明矣。

崔呈秀子崔鐸，北榜中式；周應秋子周錄，南榜中式，雖經褫革，而衡文者尙逃指摘；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，於是中書林萃芳，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。主考時徐泰陳具慶等，各疏辨，以糊名爲辭，蕭山輩力庇之，有旨免議。

崇禎元年戊辰正月，大計天下吏；主計者吏部尙書房壯麗，左都御史曹思誠，考功郎中李宜培，吏科都給事中魏炤乘，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，佐計者楊維垣也。是舉也，爲聖天子第

一新政，宜將媚璫諸奸，痛加掃除；顧壯麗等皆璫孽也，互爲容隱，咸逃吏議，人心頗爲不平云。

江西巡撫楊邦憲，由陝西布政陞任。當今上正位之後，猶進廠臣功德巍巍之疏，拆毀名賢子羽祠，并毀祠旁民居千餘家，爲造逆祠地。河南右參政周鏞，造逆祠於開封，建標祠所，僭書大工，且致書魏良卿，欲爲逆賢造滲金像。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，痛詆應山，其諛頌逆賢也，令人髮指。江西副使李光春，已例轉矣，猶疏論福清，備極醜詆；及申詳逆祠，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，概置格外。卽云撫按不行，開送科道，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？伸與維垣不足道，炤乘亦漫無短長耶？按炤乘于甲子冬，陞吏垣長，見璫焰方張，遂力請告歸里，似乎有品骨者，今臨事如此，前後若兩截矣。然炤乘雖非璫孽，而長垣一脈，淵源有自；後入政府，搆黃解之獄，其生平已見于此。

翰林院編修倪元路奏世界已清。方隅未化疏，略曰：『近攻崔魏者，必引東林爲對案，一則曰邪黨，再則曰邪黨，何說乎？以東林諸臣爲邪黨，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？崔魏而既邪黨矣，向之首勦忠賢，參提呈秀者，又邪黨乎哉？且天下之議論，寧涉假借，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；士人之行已，寧存矯激，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。自後之君子，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，於是乎豹虎之徒，公然起而背畔名義，毀裂廉隅矣，於是乎連篇頌德，匝地生祠矣。夫頌德不已，必將